

花果燦爛之後—— 八八風災手記

美しい開花と豊かな実りの後に——八八水害手記
화려한 꽃과 열매 이후-모라꽃태풍재난수기
After Flowers and Fruits were in Bloom: Notes on the
Typhoon Morakot Disaster

paelabang danapan 孫大川 (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)

去年歲暮，家裡窗外的美人樹開得特別鮮紅；今年春天，對街僅有的一棵櫻花樹，開得更是燦爛。清明回台東故里掃墓，家族墓園旁的幾株桑葚，彷彿飽足地利，奮力破枝，結實纍纍。我驚訝於今年花果繁茂的景致，帶著些許的不安，請問我年過95歲的老母親，她略為沉思，用卑南語說：「我們卑南族的確有這樣的一種說法，當春天的花果開得特別燦爛的時候，那年夏天一定有比較厲害的災難。」老人家的話悶在我心裡，之後看花的心情總帶著幾分哀傷。在政大聊齋誌異課堂上，我向張皇於鬼狐世界的學生們，談到花果燦爛和大地災難之間的卑南族解讀，同學們大概也只覺得這是老

師多愁善感的無聊聯想吧！

花果繁茂 竟成災變預言

7月間因為研究案的關係，我走訪了十幾個部落，到過三地門鄉德文村，還轉到霧台鄉霧台村；更兩度穿越小林村，經過寶來到桃源鄉高中村。我對那裡的景物和族人面貌記憶猶新，卻在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，八八風災席捲了這整塊地區。後來整整一個多月，一直處在救援無門、音訊杳然的焦慮中，朋友生死無從聞問。想到卑南族花果燦爛和大地災變的預言，不禁不寒而慄……。

社會強大善意 壓迫族人決定

在一連串募款活動之後的某個清晨，政府部門來了一通徵詢入閣的電話，半年花果燦

孫大川



爛和風災土石所串聯的驚懼，讓我不容自己的產生了重返政府工作的念頭，想像著或許族人在這個時候需要我的幫忙。9月10日起我重返公職生涯，馬不停蹄地穿梭在災區和臨時安置所，極度渴望儘快掌握狀況，解決族人的困難。這段期間，災區的資訊相當混亂，族人意向也極為紛雜。整個9月的氣氛，完全籠罩在「迅速」離村離災的氛圍中。族人面對社會無形強大的善意，被迫要快速做出遷居與否的抉擇與承諾。在眷戀原鄉、維繫民族情感和現實考量、渴望安頓的拉扯下，災區的空氣瀰漫著焦躁、擾動的情緒。這是我面臨的第一個問題。

與部落面對面 說明原居地安全

與此同時，原民會執行的災後原居地安全初步評估作業，也在9月10日至9月19日完成。這項艱鉅的任務，由台大陳宏宇教授帶領4所大學學者專家分12組，赴64個部落進行安全勘查。勘查結果有21個部落列為安全，33個部落列為不安全，10個部落列為有條件的安全與部分安全。公布結果之後，如何讓族人了解並接受專家們的評估？這是我面臨的第二個問題。

族人將如何擅用這個契機，找回部落整合共識、自主決定的能力與做法，讓「主體性」不再只是空洞的口號和概念，而是具有血肉的存在，這正考驗著我們族人的智慧。

為了協助族人了解自己部落的安全狀況，9月28日起至10月15日止，原民會總共舉辦23場說明會，和64個部落面對面溝通。溝通的主要目標，就是要讓族人充分認知災後部落的客觀情況，藉對他們反覆質疑的解答，舒解族人不安的情緒。放慢節奏，族人可以仔細思考、凝聚共識，為部落的何去何從做出明智的決定。

擅用契機 找回主體

政府各部會的協調合作，是另一項挑戰。我們必須確保重建條例中尊重族人主體性、充分讓族人參與諮商的立法意旨。所幸中央各部會首長皆清楚認知條例的精神，並在10月6日的部會協調中，確定災後部落重（遷）建的五項處理原則，重申特定區的劃設應與當地居民諮商，確定原鄉土地及

家屋所有權之歸屬，並對遷村後的部落用途留下討論處理的空間。相較於日據時代以來國家對原住民部落遷移的蠻橫與獨斷，本次政府願意以主體對主體的態度，而不再單是以救濟的心態，來面對並處理原住民的問題。我們認為這當中存在著國家與原住民關係的本質變化。

接下來的問題是，族人將如何擅用這個契機，找回部落整合共識、自主決定的能力與做法，讓「主體性」不再只是空洞的口號和概念，而是具有血肉的存在，這正考驗著我們族人的智慧。

期許災後重建 如大地再生

1999年發生921大地震時，我在原民會服務，隔天便投入救災的工作。隔年政黨輪替，我重返學校，沒能繼續陪伴族人走完後續重建工作。不料10年後的今天又因為八八風災的召喚，讓我回到同樣的舞台。面對災後重建的複雜工程，這的確是一項極為艱鉅的任務，但我心甘情願接受。燦爛花果盛開之後，總要落下枝頭化為春泥；只要樹在，明年定能抽出新芽，展開新枝。大地既有毀滅的力量，也有再生的力量！◆